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三十二輯
沈雲龍主編

樂道堂文鈔

奕訢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泉
堂
文

泉

蓄
恂
謹
顯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 第三十二輯

目錄

樂道堂文鈔	奕訢著
樂道堂文鈔·續鈔	奕訢著
樂道堂詩鈔	奕訢著
<small>唐獻集·帖吧懷音 試帖詩·幽風詠</small>	
樂道堂詩鈔	奕訢著
古近體詩·春帖子詞	奕訢著
萃錦吟 卷一——卷四	奕訢著
萃錦吟 卷五——卷八	奕訢著
戊戌變法檔案史料	佚名輯
戊戌變法人物傳稿	湯志均編
故宮清錢譜	黃鵬霄編
清代名人翰墨	黃氏憶江南館藏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自序

文以載道六經皆載道之文也故言文者必權
輿於經韓退之論文曰養其根而涖其實經其
根也文其實也又曰加其膏而希其光經其膏
也文其光也柳子厚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
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
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皆所以取道之原也離
經則畔道矣古今作者實繁有徒而孰是說以
衡之其原本經術者辭達而理舉氣盛而言宜

解經者必破其的闡道者必抉其原卽一時託興之作紀事之編不必皆與經義相比附而不戾於理不背於道切而按之蔚然皆經籍之光也文不宗經譬猶木之無根水之無源欲其末之茂流之長不可得也余所見如是卽余之爲文亦常蘄至於如是溯自童年就傅治經之功旣畢執筆學爲文幾二十寒暑其閒難易之故淺深之境與年俱異與學俱殊旣不可以強同其所爲者或論理或論事或因事而紀述或卽

境而涉筆體製亦不一例而當操觚之時儼乎若思茫乎若迷不敢以輕心掉之不敢以怠心易之則有如韓柳二子之所云者誠懼其戾於理而背於道也歷年旣久積稿遂多久欲輯而錄之匆匆未暇迨其後散軼者過半矣年來公事稍簡始檢篋笥掇拾殘賸僅得十之三四焉余固不敢謂余文之盡合於經旨而足以傳也第以夙昔心思嘗寄於是不欲聽其湮沒而無存爰命手民卽原本鈔之不復有所竄易蓋工

拙亦不計云刻既成因誌其緣起且抒所見質
諸世之學人以爲何如也同治丁卯孟冬之月
樂道主人自記

樂道堂文鈔目錄

樂道堂文鈔五卷

樂道堂文續鈔一卷

卷之二 金

目録

樂道堂文鈔卷一

恭親王著

魏絳和戎論

昔祭公謀父以穆王之征犬戎也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固謂兵不可黷而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又未可以不享征之自古帝王未有不懷遠以德者也春秋時戎狄擾攘中原爲患已久然吾謂戎不足患患在綏戎之不得其道耳觀於晉悼公和戎一事猶有先王懷遠之遺意而

歎魏絳之謀至深遠矣當其時無終子因魏絳請於晉侯以和諸戎晉侯以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乃卽勞師矢華之說以切陳其弊且卽和戎之有五利而諄諄言之曩令晉侯不用其言而果興師於戎雖軍帥強禦一戰而克然構怨諸戎以啟寇讎彼則閒而協以謀我晉能無四境之虞乎且是時也晉與楚爭陳陳新來和方觀德於我而乃勞師襲遠罷敝民力若楚人乘釁而取陳陳無晉援必歸於楚矣諸華

見晉之不能救陳亦將叛矣晉雖獲戎何利之
有况乎外患之來非惟棄陳而失華也楚人閒
晉師之悉起也而以師臨之諸侯或有狡焉思
啟封疆者又得閒而侵伐之豈其亡利耶而爲
害不可勝言誠如魏絳之謀諸侯見諸戎之睦
於晉而愈歸附矣楚卽與晉相爲敵讎而勢已
孤矣楚不敢爭諸侯皆不敢攜貳則諸戎亦何
惡之能爲魏絳之謀可謂忠於國矣其後悼公
以不得志於鄭歸謀息民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亦賴魏絳之請也雖然魏絳之言晉侯能用之此其所以復霸也

和眾豐財論

先王不敢窮兵於武以其害民而傷財也然則先王無用武者乎武王以武功自古稱之惜乎人知武王之用武而不知武之所以爲武也其在頌曰綏萬邦屢豐年是詩也大武之樂章也夫曰綏萬邦不惟不害民也民於斯安眾於斯和矣曰屢豐年不惟不傷財也年於斯豐財於

斯豐矣武王之爲武異乎人之武矣此其故楚
莊王知之昔楚莊王勝晉師於邲潘黨請築武
軍莊王乃援止戈之義以釋其文因頌武王之
詩以陳七德而及於和衆豐財夫衆之不和財
之不豐固不可以爲國也然軍旅之事雖以制
勝者行之不能不害民而傷財以任耨耨供租
稅之百姓而驅之效命疆場民人愁痛不知所
庇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夫且蕩析流離之不遑
恤將何以和衆乎賦重役煩舍我穡事荒札頻

仍蠲貸無濟雖欲豐財又安得乎武王不若是也武王除暴以安天下應乎人而順乎天萬姓悅服百穀用成故勿謂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武之爲武以召和也以致豐也小民固皆樂其樂而利其利矣夫以衛文公敬教訓農通商惠工而衛以之治晉悼公息民施舍出積節用而晉以之霸况乎聖王順天應人以有天下雖曰武功豈非文德哉楚莊王僻在荆蠻未嘗聞偃武修文之盛而其言乃有合於王者其亦高

出桓文之上也與

晉胥臣舉冀缺論

觀人之道有於一節之難能而知其人爲有德之人可以有用於國家也如晉胥臣之舉冀缺可謂知人者矣昔晉胥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相待如賓於是言於晉侯以爲下軍大夫賢其敬也夫敬身之基也而人之所難能者也况於夫婦之間境之至近情之至暱尤人所易忽者乎於所易忽者猶雍雍乎式禮無愆使

之立身朝廷宣勤公室臨大專決大議其不敢慢易以將可知已能敬必有德冀缺其庶幾乎彼郤錡之乞師成肅公之受賑高厚之相太子以先會諸侯皆以不敬自貽之疚或則不免或則不反其見譏於人也誠不足惜無乃辱君命而敗國事與冀缺之敬加人一等然不遇胥臣未有能知其敬而舉之者且夫冀缺罪人子也晉侯以呂卻之難不欲用之胥臣乃援父子罪不相及之義以釋其憾而因以舜之興禹管敬

仲之相桓爲文公比類言之於是文公以冀缺爲下軍大夫箕之役冀缺果能獲白狄子襄公以其有功還其父之故邑而以爲卿是冀缺之得用實賴胥臣也厥後赤狄之服語諸大夫以勤而自謂寡德衛睦於晉欲趙宣子歸衛之侵地而戒其不務德其言皆有可取胥臣謂冀缺之有德信矣夫祁奚之舉解狐王生之舉柳朔洵所謂外舉不避怨者也若胥臣者則又爲後世錄罪裔之法也若胥臣者可爲能舉人者矣

禮可以爲國論

辨上下而定民志者禮也上下之分旣明則威福之權皆出自上君君臣臣國本固矣春秋之時君弱臣強上失其政下執其柄國勢日替蓋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昔晏平仲因齊景公之問而言及陳氏將有齊國唯禮可以已之且詳言夫禮之可以爲國也試申論之夫禮國之榦也壞國者必先去其禮齊景公之時內亂迭作崔氏之逆慶氏之專幸天奪其魄矣無如有媯

後之育於姜者姜族弱而媯將昌也可若何先
王之以禮治天下也同律度量衡其或有用器
不中度者皆於大典有干然則豆區釜鍾之數
齊之舊量有定制矣國中惟聞有公量耳不當
聞有家量之名而又何有於以家量貸以公量
收之私惠於民者乎且夫陳氏之厚施亦惟以
小惠要結人心而已使能以禮之上下不紊者
整飭而修明之制命者君也承命者臣也家施
不及國施及民者君之德也大夫不收公利利

及民者君之澤也德澤厚於民民歸之而歌舞
之歸君之仁而歌舞君之惠也所謂君令而不
違臣共而不貳者也惠出於上而下不得私權
歸於上而下不得擅是猶敢有市惠以收人心
者乎無有也卽有其人國中之民共曉然於上
下之分且相謂臣之作福其害於而家凶於而
國不可與也如陳氏者亦奚以爲噫景公善晏
子之言而不能用晏子之言乃以數百年賜履
表海之封終爲田氏之所有也可勝慨乎

鮑叔牙薦管仲論

五霸桓公爲盛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考古者溯軌里連鄉之制讀牧民乘馬之書未嘗不歎管仲之有大造於桓公也然吾謂桓公之霸不在管仲而在鮑叔何也相桓公者管仲也薦管仲於桓公者鮑叔也桓公入齊使鮑叔爲宰鮑叔辭而請桓公求管仲於魯夫管仲桓之賊也乃自鮑叔薦之而尊爲仲父寵以亞卿霸主之業遂得天下才而爲之且夫鮑叔之智固非管仲

所能及也襄公卽位政令無常鮑叔知亂之將
作奉小白以奔莒管仲於亂之旣作奉子糾以
奔魯鮑叔之智固出管仲上矣管仲奉子糾奔
魯魯雖大而遠於齊鮑叔奉小白奔莒莒雖小
而近於齊故子糾未入齊而小白自莒先入鮑
叔之智又出管仲上矣然而管仲治國家之才
鮑叔知之鮑叔且能自下之少與管仲游而知
其賢以仲爲不差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
也故貪不以爲貪愚不以爲愚怯不以爲怯仲

之言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鮑叔誠能知人者也雖然桓公使鮑叔爲宰假令鮑叔有執齊柄之私則將如臧氏知展禽之賢而不與立雖有治於高後者焉與知政乃鮑叔以庸臣自居且詳言其不若夷吾者五因以釋中鉤之怨脫束縛之囚三釁三浴而進之鮑叔又能下人者也管仲乃子糾傅耳微鮑叔而桓公安得以之爲相也哉噫管仲由鮑叔薦已而其卒也不能薦賢以自代遂令豎刁易牙開方輩爲禍於

齊仲之為國謀也不逮鮑叔遠甚矣吾故曰桓公之霸不在管仲而在鮑叔

鄭子皮宋子罕賑貸論

分散者仁之施也匡乏困救災患士大夫有能之者然其心之出於公與出於私則自有異心係乎私欲以為己德也自為謀也心存乎公不以為己德也為國謀也為國謀者知體國恤民而已讀左氏傳於鄭之罕宋之樂見之矣昔鄭之饑也子皮餼國人粟以子展命餼之曰父命

也宋之饑也子罕出公粟以貸請於平公而出
之曰君命也夫天災流行何國蔑有魯爲周請
糴秦爲晉輸粟或以勤王或以睦鄰未有甘爲
幸災之不仁者况爲國執政而忍視其民之轉
溝壑而不救耶雖然家施不及國禮也公子商
人之驟施則盡其家矣公子鮑之貸於人則竭
其粟矣陳氏之以家量貸則豆區釜鍾有加矣
或因饑以詡恩或無故以市惠皆以陰濟其竊
國之私豈其心乎民而爲之者哉子皮之餼不

使人謂子皮餼也歸美於親所謂善則稱親者也子罕之貸不使人謂子罕貸也歸美於君所謂善則稱君者也噫古聖王圖匱於豐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豐年補敗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賑貸之策三代盛時未嘗聞也至於春秋饑饉薦臻人主漠視民依苛求無厭爲之臣者助之掊克不知所恤而竊國者又假以爲要結人心之謀夫乃歎公爾忘私之難其人也若子皮子罕之得國其爲叔向所稱也宜哉

子產放游楚於吳論

春秋時鄭有國僑諸侯之良也厯事簡公定公執政二十餘年鄭實賴之然其所行有以權術劑其用而爲人所莫測者如放游楚於吳固有異矣夫子皙之惡甚於子南不待智者而辨也楚已聘之婦黑乃強委禽焉無禮甚矣而子產曰唯所欲與是乖乎禮之正也旣而橐甲以見子南傷於戈而歸乃其所也而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是又失乎罰之公也豈子產而有私於

子皙耶抑亦觀釁而動有見於時勢之不可急
爲耶彼子皙者罪不容於死然其爲人也無禮
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操之太蹙恐子皙之
有異謀也且恐駟氏與諸大夫之有異志也曩
者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而止之使斯時也
子皙與駟氏之甲以與子產爲難豈無助國氏
以相與敵者然而同列稱兵亂國之大者子產
禁之不遑而顧身爲之乎故前有伯有之難後
有薰隧之盟皆不討也凶人不終天將厚其毒

而降之罰其與幾何雖然子南之放不亦左乎
子南在鄭兵端不息莫知所底行之使遠乃所
以全之矣子皙之後討固非眾人所能料也子
南之獨見放亦非眾人所能知也其後黑將作
亂子產乘機討罪固以疾作之報天既殃之而
亦以諸大夫欲殺之機不可失也且以駟氏欲
殺之機尤不可緩也其斃子皙也如斃豚犬然
尸衢加木而子南之獄以平乃知處凶人者之
有其權有其術也不然以子產之賢智勝人豈

其弱者威之而强者避之也哉

魯卑邾不設備論

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古之爲國者常以不虞爲戒况外虞之旣至而乃不知備乎嘗讀左氏傳而歎魯之敗於升陘也實自敗也以其卑邾而不設備也夫魯嘗修好於邾矣蔑與趙相繼而盟矣自邾人滅須句魯公以成風之言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君子韙之謂其得恤寡小之禮也然而魯與邾人固已相爲敵讎矣魯旣搆

怨於邾邾豈甘心於魯邾不來伐當於未事防
之邾已出師又當於臨事慎之軍旅之事慎之
又慎猶恐不能必勝况不設備者乎昔魯先公
之征徐戎其誓師也於弓矢戈矛糗糧芻茭之
具不憚諄諄申令焉先公之明德無不難也無
不懼也卽莊公之世其敗齊師也俟其三鼓然
後鼓之望其旗視其轍然後逐之其敗宋師也
乘邲則以臯比先犯之鄩之勝則以未陣薄之
若此役也魯而不敢卑邾也無亦召諸司而訓